

秦玉玲是三〇二医院门诊部急诊科的护士长,从她在我的对面坐下来,她就不停地说着别人的先进事迹。从李进队长一直说到后勤组负责开车、做饭的小伙子。整个采访过程中,她眼睛里都含着泪,泪水一会儿汹涌上来,一会儿潮落下去,汹涌上来的时候,她就稍稍地扬起头轻轻地歛一两下鼻子,把泪歛回去,于是眼泪始终就漾在眼眶里把眼睛都浸红了。分明是眼睛里存着水呢,脸上却一直笑着,是那种经历过而且胜利了的安心的笑,多少掺着些许荣耀的笑。她就那样一边不时地歛着鼻子,把泪水歛回去,一边笑意盈盈地跟我述说着她的同事们。

在说了一通他们防控组的组长贾红军的时候,她突然停住了,好像在努力地下一个决心。她说:有一件事,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

你说说看。我说。  
她说我在那儿做了一件事,这件事我可能做错了。

她说,这件事我跟谁都没有说。跟着很快又纠正了一句:之前他们好多人来采访,我都没有说。

那你做了什么事?我很好奇,她好不容易说到自己了,结果说的却是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。

等我听完了她的讲述,我才明白她的纠结是有道理的。

那天是10月5日,医疗队开始接诊的第5天,轮到她值班,她刚从病房工作完回到清洁区,就听负责病区监控视频的队友惊呼了一声:哎呀,那个病人吐血了!她赶紧过去一看,果真是,两大摊血,就吐在病区的分诊台旁边。这是病区里出现的第一例病人呕血。

防控组的职责之一,就是带领塞方的保洁人员清理病人的呕吐物、分泌物、排泄物和垃圾,而这些东西是传染性最强的。按照分工,我方人员只需要指导塞方的保洁人员去做就行了。

她马上找到塞方的保洁人员,告诉他们病人吐血了,吐在什么位置,请他们马上去处理,然后就在监控视频前守候着。

等了一会儿,不见有人进去。又过了一会儿还是看不见保洁的人影。她忽然明白了,他们是不敢去。

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通报,埃博拉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体液传播,其中血液感染性最强,每1ML受感染者的血液中,含有多达1万到100万个埃博拉病毒。那简直就是病毒中的原子武器。在培训塞方人员的时候,对这一点曾经专门强调过:一旦发生病人吐血,必须及时处理,尽量减少血液在公共环境下的暴露时间,否则很容易造成病毒扩散。

血还在地上摊着,此刻不知道有多少病毒正在地板上四处弥散。特别是分诊台那里,平时是病人喜欢聚集的地方,也是医护人员进入病区的



必经之地,不及时进行消毒处理,不仅会导致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,对过往的医护人员也是个极大的威胁。

秦玉玲急了,其实顶多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,可她感觉好像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,她不能再等了,她腾地一下跳起来,穿上防护服就冲进去了。

我一向以为,很多特殊职业和岗位是需要特殊品格的,医生和护士就属于这一类。只要是对医院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,医院急诊科的护士长一定是这所医院里所有护士长中最拔尖的人物,这个人不仅技术要好,还要有胆有识,要具有应对任何复杂局面的魄力和勇气,要能处乱不惊,而且绝不会临阵退缩。秦玉玲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清理,覆盖,消毒,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,秦玉玲都严格按照她所熟悉的专业操作流程去做,一举一动做得不慌不忙、一丝不苟、有条不紊。后来事实证明,她确实做得非常好。

做完一切,回到清洁区,医疗组的李因茵护士正在问同事,哎,那个病人的血是谁去处理的?秦玉玲玩笑似的搭话说,你看像谁呀?李因茵说看不出。秦玉玲说你看像我吗?李因茵说不像啊。因为穿着防护服在镜头里根本分不出谁是谁。秦玉玲就再说什么。

突然地,秦玉玲开始不安起来。

## 《极度威胁》(节选)

□曹 岩 马泰泉 等

2014年3月,埃博拉疫情突然在西非爆发。这是一种人类束手无策的病毒,感染性强,死亡率极高。一时间,世界各国谈埃色变。中国选择坚定地与非洲人民站在一起,共抗疫情。9月中旬,中国医疗队和检测队共59人抵达疫情最为严重的塞拉利昂。他们在医疗第一线、生死第一线,面对极度威胁,和当地人民一起稳定了疫情,迎来了转机。五位报告文学作家深入采访医疗队和检测队,写出这本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实录,不仅记录下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,展现了中非友谊的真情,更留下一份宝贵的档案,让世界看到中国医生的使命,也看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当。

出发之前,急诊科的姑娘们眼圈红红地围着她依依不舍。姑娘们说,护士长,你知道我们最担心你什么吗?

什么?  
你什么事都往前冲!  
噢,那我尽量克制吧。  
不是尽量,是一定!  
嗯,好吧!

很显然,刚才她又犯老毛病了。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,关键是,她刚才做得对吗?她应该那样连十几分钟的耐心都没有而鲁莽地冲进去,亲自动手去做这种本该由塞方保洁人员来做的最基础的清洁工作,而让自己身处险境吗?

最重要的是,她违反了纪律。医疗队规定,医护人员进病区至少要两人同行,以便在穿戴防护服的时候可以互相帮助,互相检查,有遮挡不严密、佩戴错误的地方可以互相纠正。她刚才那样匆忙地冲进去,她的防护服穿好了吗,会不会有什么疏漏?那是最具有传染性的埃博拉病毒携带者的血,她会被感染吗?

就在开诊的前一天,李进院长曾经问过她,你怕吗?

她想想了想,有压力,但是我不怕。  
那个时候,她是自信的,坚定不移的。对于传染病来说,她是专业的,而且不是一般的专业,她

来自于国家顶级的抗传染病的专业团队,她所具有的专业技能也是顶尖的。她和她的几个队友都是参加过“非典”、“甲流”和抗震救灾防疫工作的,那是近年来,中国最大的卫勤防疫国家行动了。所以,对付传染病她是有足够经验的,即使是“非洲死神”埃博拉,她也无需害怕。

但此刻,她犹疑了,她不再像先前那么自信了,她甚至有了些害怕的感觉。

她记得刚到塞国的时候,李进队长就跟大家定了规矩。医疗队不仅要防埃博拉,还要防疟疾、防伤寒、防霍乱,所有当地的传染病都要防。为什么?李进说,因为我们是专业的传染病防治队伍,我们是传染病防治专家,我们搞的就是这个专业,如果你被传染了,那你不配称为传染病专家!

如果她被感染了,就意味着他们医疗队突破了零的防线。那么之前他们在塞国所有的努力——他们竭尽所能地改造病房,他们倾其所有地培训塞国医护人员,他们不舍昼夜地赶制出来的一套套的操作流程、规章制度、防护措施,一切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!

不仅如此,如果她被感染了,她的31名队友也有可能被感染!因为,虽然大家在工作之余各居一室,处于相对的隔离状态,但吃饭的时候,在医院清洁区工作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共处的时间,在这些时间里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防护的……

就在几天前,世卫组织通报说,自埃博拉疫情爆发,到他们抵达塞国前的8月26日,已经有超过240名医护人员感染,造成至少120名医护人员死亡。难道她和她的队友们也要加入到这样的名单里,就因为她的一个鲁莽而又草率的举动?

她真的做错了吗?  
她是医疗队防控组的成员,她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保证环境清洁。多年的职业养成,使她对职责和使命具有极强的捍卫意识,用她自己的话说,就是看到生命受到威胁,第一时间就会冲上去抢救,这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本能。所以当她面对那样的情景,她怎么可能坐视不管,无动于衷?!

那么,她做对了吗?她不知道。  
这是38岁的秦玉玲平生第一次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确切的判断。她仿佛陷入了一个循环往复、永无终点的悖论,单独看起来每一个答案都是正确的,可是一旦相互叠加,彼此印证,所有的答案又都是错的……

那一日,她少言寡语。  
回到住地,她找到防控组组长贾红军。她说,我今天做了一件事,可能有点不太合适。贾红军说,你做什么了?  
她说,我去处理病人呕的血了。  
贾红军有点吃惊:你自己动手处理的?  
她点了点头。  
你为什么要亲自去做?为什么不安排保洁人

员做?如果养成了依赖习惯,以后这些事情他们可能都不去做了,那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?

秦玉玲申辩道:我叫他们了,但是等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进去。他们肯定是害怕,这是第一次出现病人呕血嘛……

贾红军说,好吧,那你是怎么处理的?  
秦玉玲就把她处理的过程仔细地说了一遍。“80后”的贾红军虽然在年龄上小她几岁,却是医院感染控制科技实力很强的主治医师,是从事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和病例监测方面的专家,曾多次参加全军、全国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,在2014年5月的首都联合防空演习中,还被任命为防疫组组长。在传染病防控和消毒方面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,并因此受到多次嘉奖。这个时候,她需要得到贾红军的认可。

听完了她的叙述,贾红军轻描淡写地说了句:啊,应该没有问题。末了,又想起什么似的回头叮嘱了一句:哎姐,没事儿啊,放心!

秦玉玲嘴硬地说,我不担心,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一下这件事。

这时候,已经是10月5日的晚上。  
此后的日子变得好慢好长。  
那之后,贾红军没再提起过这件事,好像他已经忘了。可秦玉玲却始终无法摆脱掉那个关于对与错、是与非的悖论的纠缠。但是,每当自责和不安占上风时,一个声音就会从内心深处挣扎着升腾起来:我不会被感染的,我是专业的啊!我怎么会被感染呢!

我是专业的!——这是那段时间,她内心里最坚实可靠的精神支柱。

日子就这样很慢很长地过着。  
又是一个晚上的时光,在大家从食堂吃完晚饭后各自返回宿舍的路上,贾红军追上了秦玉玲。  
哎姐,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啊,解除了!没事儿了啊!  
秦玉玲愣了一下:啊?什么解除了?  
但是没等贾红军答话,她已经明白过来,噢——

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是2—21天,通常情况下,接触过病毒感染者的人要被隔离21天,也叫21天隔离期。而这一天是25日,距离她贸然冲进病区亲手处理病人呕血已经整整20天啦,明天就是第21天!是埃博拉潜伏期的最后期限!

泪水瞬间模糊了她的眼睛:哎呀,红军,你真的是!你还记得呢……

是,贾红军记得呢,他没有一天忘记过。他和秦玉玲一样每一天都在数日子,数着那个要么毁灭、要么重生的21天。

这21天真的是好长好长啊……  
(摘自《极度威胁》,作家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)

## 《穿过硝烟的军列: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》(节选)

□郑时文

向远逝的老兵和英雄的部队致敬  
邱少云牺牲在391高地

板门店停战谈判一波三折。1952年10月8日,敌人单方面宣布终止谈判,公开咆哮“让飞机和大炮跟你们继续谈判吧!”平康、铁原、金化一线战云密集,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前在弦上。

我军针锋相对,先行展开了秋季反击作战。张师长命令,把29师前线指挥所从梁双岭迁到庄子山。为了清除战斗隐患,师前指决定迅速攻占391高地。韩军第9师有两个连守卫这个高地,这是敌人支撑防线的一个重要据点。这个高地矗立平康平原腹地,是突入我平康、金化、铁原“铁三角”的前出阵地,居高临下,易守难攻,从上面可俯视我军纵深10多平方公里的阵地,如果作为炮兵观测站,对于我军的威胁相当大,是敌人楔入我军战线的一颗“钉子”。事后证明,我军提前攻克391高地,对于后来夺取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391高地山势狭长孤立,南北两峰对峙,形若驼峰,四周都是峭壁,周围杂草丛生,有的高达1米以上。韩军在阵地前设置了6道铁丝网,还在阵地外圈埋设了大量地雷。高地的核心阵地构筑了地堡和隐蔽的火力点。尤其是391高地与我军前沿阵地之间,有一个1000米以上的开阔地带,如果按常规进攻,那么我们的部队在通过这片开阔地时,必然遭到敌人猛烈的炮火拦截,伤亡将会非常惨重。尽最大可能缩短攻击距离,保持我军行动的高度隐蔽性和突击性,是夺取胜利的关键。

经过反复研究,首长最后决定,由87团组织一个突袭分队,在发起进攻的头一天晚上悄悄接近敌人阵地,然后秘密潜伏在距391高地前沿阵地80—100米的草丛中。待时机成熟,再趁夜色发起突袭。当然,这个决定是超越军事常规的,非常的大胆和冒险,对参战部队的战斗意志和耐心,都将是巨大严峻的考验。

科长紧随张师长靠前指挥,把我留在师前线指挥所里。我们在后面非常焦急地等了两天,终于盼回了从西方山前线匆匆赶回来的科长。他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,神情十分兴奋。科长通报了87团攻打391高地的战况。他说,我们对这次潜伏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。为保证战斗的胜利,87团组织战斗小组趁夜色摸到了391高地的最近处,近距离分辨、识别敌人碉堡的数量、位置,都一一标记在地图上。把守敌的活动规律也基本上摸清楚了,现场确定了突击分队接近敌人的爬行路线、潜伏位置以及具体的战斗攻击位置。

战斗小组侦察回来后,团长召集所有参战同

志开会,通过沙盘作业向他们讲解作战要点,还广泛发扬军事民主,鼓励同志们大胆讲话、提问题,争取让每个参战的战士都做到心中有数。我们还专门找了一个与391高地类似的地形进行实兵演练。团里请来工兵把敌人的地雷、反坦克雷、照明雷、跳雷等逐个拆解,培训战士们“防雷”“排雷”的技能。

87团政委王亮池多次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大会,反复说明这次战斗的重大意义。王政委强调:“潜伏好,这是胜利的关键。为了整体的胜利,不管出现任何情况,都绝对不能暴露目标。”突击分队把这条当成一条钢铁的纪律,要求“人人遵守,坚决执行”!政委要求把这条纪律传达到每一名参战的战士,铭刻在每名战士的心坎里。

1952年10月11日傍晚,我军炮兵首先开炮,猛烈炮击391高地,87团突击分队趁着敌人慌乱之机,悄悄摸到距离敌人阵地只有80多米的蒿草丛中悄悄潜伏下来。敌人真的是好近了,他们说话的声音都隐隐约约地听得见了。战士们忍受着饥饿、霜冻、蚊虫叮咬等各种考验,坚持潜伏了一天一夜。

科长特别提到9连战士邱少云,他是一名国民党起义战士,曾在剿匪战斗中立过功。团里最早挑选突击队员时没有选他。邱少云找到9连指导员王明世表决心,说就是被敌人子弹打中了,也决不暴露目标,如果暴露目标就是革命的罪人。他还向连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,写道:“为了战斗的胜利,愿贡献自己的一切。”他是下了很大决心、做了最大争取才加入突击分队的。在潜伏过程中,敌人的炮火点燃了邱少云身边的杂草,他为了战斗的胜利,强忍着烈火烧身的剧痛,最后壮烈牺牲。突击分队的锁德成、李元兴、李世虎等战友亲眼目睹了邱少云牺牲的情景。(注:据《中国档案》2010年第8期邢波同志的文章《凝固的往事》,邱少云生前班长锁德成回忆,“为了不暴露目标,邱少云硬是咬着牙关,纹丝不动地忍着剧痛。他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,将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里,身体紧贴着地面,直至壮烈牺牲。靠近他的几个战友看到全身被燃烧的邱少云,个个心如刀绞一般的难受。他们多想爬过去把战友身上的火扑灭呀!可是为了保存实力,为了避免更多的生命损失,为了夺取胜利,他们竭力克制住内心无与伦比的痛苦,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在熊熊烈火中身亡,一片低沉的哭泣声从战友们的胸腔中挤压出来。那种天地间罕有的生离死别的场面和情景是那么令人震撼,那么令人难以忘怀。”)

夜晚终于到来。3发红色信号弹升起,我军

密集开炮,摧毁了敌人在391阵地上修筑的大部分工事和暗堡。30分钟后,我军炮火向敌人阵地后方延伸。潜伏的突击队员们从枯草中一跃而起,高呼着邱少云的名字奋勇冲锋。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高地。不到30分钟,391高地就升起了3发宣告胜利的绿色信号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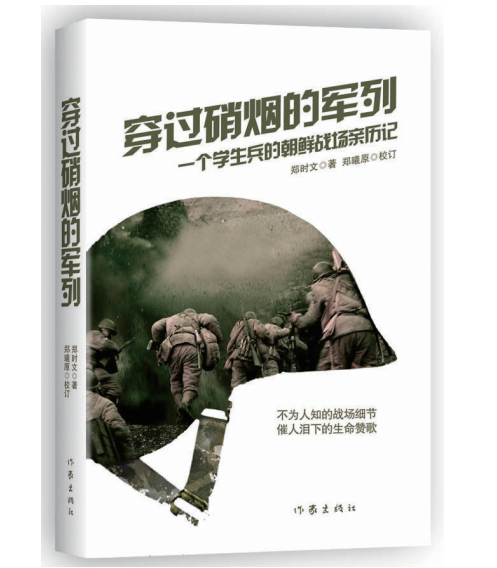
邱少云牺牲后,29师政委王新专程去潜伏现场查看,看到烈士双手深深插入泥土的场景时,他泪如雨下,当即脱下军大衣覆盖在烈士的遗体上。事后,与邱少云同在87团9连的三哥为烈士写了请功报告,军政委谷景生读后赞扬道:“邱少云同志是我军一名伟大的革命战士。”1952年12月4日,《人民日报》在第一版发表了随军记者郑大藩撰写的文章《伟大的战士邱少云》,英雄的名字立即传遍全国,感动了亿万中国人民。志愿军第15军全军官兵献给邱少云家属的锦旗上写着:“祖国人民的光荣”!朝鲜政府在金化西面391高地石壁上刻下一行大字:“为整体、为胜利而牺牲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!”

### 上甘岭的人肉沼泽

597.9高地由东北和西北两条山梁组成,好像英文字母V,又像是个三角形,所以被美军形象地称为三角形山,共分为12个阵地,沿东北山梁依次是2号、8号和1号阵地,2号阵地的左前方有个小山梁,上面就是整个高地的最前沿11号阵地;西北山梁上依次是6号、5号、4号和0号阵地;高地主峰则是3号阵地,主峰前面的突出部是9号阵地,9号阵地的右后方是10号阵地,左后方是7号阵地。其中9号阵地是主峰的门户,位置非常重要,日后成为双方殊死争夺的目标。

537.7高地是两个南北相对形同驼峰的山岭,南山被美军占领,北山则在志愿军手中。537.7高地北山上面有9个阵地,组成一个不规则的十字形,从西到东依次是9号、3号、4号、5号和6号阵地;南到北依次是1号、2号、7号和8号阵地,其中8号阵地是最前沿的突出部。

在这两个高地后面的山洼里,有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,名叫上甘岭。1951年4月,志愿军党委曾经在这个小村庄召开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,研究部署第五次战役。但是,经过第五次战役的拉锯战,上甘岭村早已成为废墟,只是作为一个地名,出现在地图上。根据志愿军作战令规定,军以下规模作战称为战斗,所以,战斗刚打响时,被称为597.9和537.7高地战斗。打了二十多天以后,战斗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,即以这个村的名字将此次战役命名为“上甘



本书讲述了一个学生兵在朝鲜战场600天的真实遭遇。四川解放时,他只是县中高中的学生。是去读高级工业专科学校,还是进西南军政大学?他面临选择。好不容易考上西南军政大学,朝鲜战争却爆发了,500名军校同学被补充进29师(邱少云师),开拔前线。郑家三兄弟都上前线,首长特别指示,将最小的一个留在师部,争取三兄弟中至少有一个活着回国,为老娘送终。第四次战役、第五次战役、上甘岭战役,兄弟三人的青春与战争相伴。初恋在枪林弹雨中萌生,友谊用生鲜血来浇灌,却都在残酷的战火中化成灰烬,但信仰与责任,由此而生……

岭战役”。  
上甘岭背靠五圣山。五圣山海拔1062米,是朝鲜中部的天然屏障和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联结点,地形险要,是控制金化、铁原、平康三角区的军事要地,也是我军中部战线的战略支撑点,在朝鲜战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。因此,上甘岭向南延伸的597.9高地和537.7高地北山这两个要点,是我军在五圣山主阵地的重要支撑,如果失守,我军中部战线即将面临崩溃的危险。

1952年10月14日凌晨4时30分,敌人对我军自391高地到五圣山、中贤山的全线阵地进行了猛烈炮击。如此猛烈的炮火,使得藏在坑道

里的我军战士觉得简直像坐着小船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颠簸一样,强烈的冲击波激荡着坑道,不少人的牙齿磕破了舌头和嘴唇,有一个年仅17岁的小战士被活活震死了!

凌晨5时,美军火力延伸压制纵深目标,封锁了我军“可能”从后方支援前线的所有交通沟渠。同时,美国陆军第7师第31团开始向597.9高地发起冲锋。(注:美国陆军第7师是美军王牌师,所属31团称为“北极熊团”、第32团称为“矛头”、第17团称为“水牛”,都有战功赫赫的作战纪录。该师以完成作战任务像古代计时用的“滴漏器”一样准时无误而获得了“滴漏器师”的称号。1932年“一·二八事变”,“北极熊团”曾调派上海保卫租界。1950年11月,该团在长津湖被我军几乎全歼,团长阿兰·麦克莱恩上校和继任团长卡洛斯·费斯中校阵亡。)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9连(加一个排)最先与美军接火,打到中午时,我军11号、2号、7号阵地相继失守,但9号主阵地顶住了美军的进攻。美军经过半天激战,第31团2、3营损失超过70%,撤下休整,换第32团“矛头”再战,一直打到黄昏也未攻下597.9高地。

同时攻击537.7高地北山阵地的是韩军第2师32团。志愿军第15军135团1连顽强战斗,韩军地面攻击连连挫败,美军出动B-26轰炸机投掷凝固汽油弹,将阵地烧成一片火海,韩军乘势猛攻,最前沿的8号阵地只剩下3位伤员,正准备退入坑道时,被韩军一挺机枪压制在离坑道口十余米处。因多处负伤昏迷的孙子明正巧躺在这挺机枪附近,他被枪声惊醒,见此情景,大吼一声扑过去,韩军机枪手躲不及防被吓得魂飞天外,掉头就逃,孙子明刚想把机枪掉过头射击,另外十多个敌人涌了上来,他一把抓起身边的3颗手榴弹朝敌人扑去,与敌人同归于尽,成为上甘岭战役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38位勇士中的第一人!经过7个多小时激战,韩军在中午攻上主阵地,我军仅存的二十余人退守坑道。

美、韩军在第一天战斗中共投入7个步兵营、18个炮兵营和飞机200余架次,消耗炮弹30万发,航空炸弹500余颗,在猛烈炮火轰击下,整个阵地表面的岩石被炸成粉尘状的虚土,原本枝繁叶茂的树木被炸得寸草不剩,山地标高被炮火削低两米。硝烟根本来不及散去,太阳被完全遮蔽了,使得许多幸存者都认为那个晴朗的日子是一个阴天!

敌人的损失十分惨重。起初,敌人还来拖运尸体,后来由于阵亡人员实在太多,根本无法搬运,只好放弃。两军阵前,横七竖八的尸体被激烈的炮火翻塑成土地一样不断掀起、撕裂和埋理。在两个山头之间,这块面积不到3公里、纵深1公里多、总面积只有3.7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区,变成了血肉与泥浆混合到一起的“人肉沼泽”。

(摘自《穿过硝烟的军列: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》,作家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)